

一部美国生活方式、疯狂与谋杀的悲剧

[美] 阿拉姆·萨罗扬 著

一部非虚构小说

探讨和研究

婚姻中的性、道义、男人和女人

AN AMERICAN
TRAGEDY OF MANNERS,
MADNESS, AND MURDER

杀夫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杀夫

|美| 阿拉姆·萨罗扬 著
李小刚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夫:一部美国生活方式、疯狂与谋杀的悲剧/(美)萨罗扬著;
李小刚译.—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1
ISBN 7-5039-2434-9

I. 杀… II. ①萨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06927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01-2003-5027

杀夫——一部美国生活方式、疯狂与谋杀的悲剧
著者 [美]阿拉姆·萨罗扬
译者 李小刚
责任编辑 斯日
装帧设计 刘宝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电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13.75 插页 16
字数 250千字
印数 1-8000册
书号 ISBN 7-5039-2434-9/I·1121
定价 24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译序

我们知道,凡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都可以称为文学。但是,若要从体裁上区分的话,又可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。凭作者想象写成的诗歌和散文,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区分优劣,那么,“以激动人心的小说技巧讲述真人真事”的非虚构小说,衡量起来又该用什么样的尺子呢?
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有必要回顾一下“非虚构小说”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。

尽管美国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自称其作品《冷血》(又译《凶杀》,1966年)是这一体裁的首创,但有批评家指出,早在他之前就有了这种新闻体小说,如约翰·赫西的《广岛》(1949年)。但是,实事求是地说,杜鲁门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的确是社会影响力相当大的一部作品。该书描写美国堪萨斯州一户受人尊敬的农家被残杀的真实故事,系作者根据对尽可能多的当事人,包括凶手在内,为期6年的细致采访和精心调查写成。所以,故事是由不同的人物,从各自的角度来讲述,而成书者则尽量避免加进自己的评论,以确保事实不会受到丁点儿的歪曲。

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提一提“报告文学”(REPORTAGE)与“非虚构小说”(NONFICTION)的差别。

报告文学的出现要比非虚构小说早。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开始,就已经有了报告文学的雏形,及至巴黎公社期间,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开始起步了:德国、法国、俄国的进步作家利用这一文学形式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旅行游记,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美国记者约翰·里德的《震撼世界的十天》。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,以高尔基的《列宁》以及有关报告文学的论文,标志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。我国的《旅欧通讯》(周恩来)、《饿乡纪行》(瞿秋白)、《包身工》(夏衍)等等,都是在国际报告文学创作的推动下产生的。



兼有文学性和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特征,它讲究的是用生动的文字,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关切的真人真事。有的报告文学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,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、歌颂和暴露。而非虚构小说则更注重调查研究,行文中尽可能用收集来的资料说话,叙多议少,甚至只叙不议。这一点倒与美国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有相似之处,控辩双方只是将事实和证据展现在陪审团面前,至于是非对错,罪与非罪,由陪审团成员裁决。这种作者“销匿”自我,突显事实的写作风格,不但是我们现在译介的这部《杀夫——一部美国生活方式、疯狂和谋杀的悲剧》的特点,更是此前的《冷血》和诺曼·梅勒的《刽子手之歌》(1979年)等同类作品的共同的创作原则。

所以,有评论者将这类非虚构小说统称为“纪实小

说”。这其中的“实”倒未必就是“事实”，但却肯定是“实有其人”、“原话实录”之实。说作者“销匿”自我，并不是说作者无所作为，只是充当一个速记员。恰恰相反，纪实小说创作耗费的精力要比虚构类的创作只多不少，而前者所受的限制却比后者要多得多。卡波特为写作《冷血》用去6年时间；梅勒的《刽子手之歌》用了近两年；萨罗扬的这部《杀夫》也用了近两年时间做准备工作。何为“准备工作”？显然免不了对当事人和相关人士的采访、阅读文献记录、核对资料来源、研究相关的法律条文以及各种专业知识……最后才能决定舍取，谋篇布局，巧加衔接，使线索明晰，叙事流畅，浑然一体。换个比喻的说法，虚构类作品的房屋可以用规格统一、重量均匀的砖头，非虚构类纪实作品的四墙则得靠漫山遍野寻来的不规则石块砌成。两者都讲究结构严谨，创意出新，但前者只用灰浆就可以了；而后者，除了灰浆，还得找些碎石、破砖，把那些形状各异的石块稳住。

“作家靠自己的作品说话”，这话用在纪实作品中便有了新的解释。这类作品的作者以超然客观的态度，冷静地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看似“无我”。而实际上，正像《出版者周刊》上评论所指出的：“萨拉扬试图告诉我们的是，‘在美国，或者说在两性之间，糟糕的事情能有多糟，’在遵循一定之规，活画出一个复杂人格的侧影而使读者入迷的同时，作者的观点也不证自明。”是的，这正是《杀夫》成功的基础，作者的“只叙不议”是搭配着“叙”，是通过当事人之口或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来“议”。换句话说，作者的“隐身”是追求客观真实的必然结果，是作者有意为之，是为达



到其观点“不证自明”这种效果所采取的策略。事实证明，这种策略是有效的。电视作家萨拉·戴维森给予《杀夫》这样的评价：“……引人入胜。这是一部由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材料写成的真实的犯罪故事。展读之下，难以释卷。”

可以相信，这本书的其他读者，也会深有同感的。而且，实事求是地说，这种感觉在阅读《冷血》和《刽子手之歌》时也会有，甚至可以说，在阅读同类作品时都会有。不仅如此，人们在了解了杀人犯的经历之后，普遍地会在原来的憎恶之外对他们产生程度不同的同情。这一点，在《刽子手之歌》的主人公加里·吉尔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尤其是他在被判死刑后放弃上诉，以自杀、绝食等手段表示要“带着男子汉的体面和尊严”赴死之后，其社会地位竟然直线上升，由人皆不齿的罪人摇变为“舍生取义”的“圣徒”。不管多么不可思议，但这的确是刻在人们脑海中的一段记忆。这也应了诺曼·梅勒的一句话：“不管加里·吉尔摩是好是坏，他是在创造历史。”

然而，同是杀人、犯罪，《杀夫》中的女主人公安德烈亚·克莱尔与《刽子手之歌》中的加里·吉尔摩以及《冷血》中的佩里·史密斯等却多有不同。首先，不管是吉尔摩还是史密斯，他们杀的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而安德烈亚·克莱尔被指控的却是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无论是古今中外，最不可理喻、最不得宽恕的罪恶，就算是家庭内部的杀戮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期待中恰恰包含着趋利避害的因素，躲避包括杀戮在内的危险，是个中应有之意。如果某人的性命是在其家中被亲人所害，那这个害人

者受到的憎恶该有多么强烈,应该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,安德烈亚·克莱尔还是得到了同情,而且,这种同情不但不亚于史密斯和吉尔摩之流,反而比他们更甚,更广,甚至包括司法界圈内的人士。

那么,这是为什么呢?

还是要从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说起。

安德烈亚·克莱尔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美国家庭。15岁时,先是遭遇父亲离家出走的家庭变故,紧接着又被强奸而受孕,被迫嫁给强奸她的人。从此,她的人生噩梦拉开了帷幕。她的第一任丈夫嗜酒成性,拿殴打她做下酒菜;继任者以赌博为生,婚后第三天就逼她出去卖淫;第三任丈夫是为取得美国绿卡娶她,这次婚姻虽说没让她受罪,但她也没从中获益;第四个娶她的人,周五跟她举行婚礼,周六就让她去和另一个女人行房……其实,在挣脱了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后,安德烈亚·克莱尔有过一次人生的转机,凭着靓丽的外形条件,她开始在严肃的文艺片中出演一些小角色。遗憾的是,一次坠马事故使她的脊骨受伤,这不但令她痛失发展事业的良机,更使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儿子需要抚养的她陷入衣食无着的地步。在她去寻求工作伤残赔偿时,有人却点拨她以出卖色相自救。就这样,在遇到68岁的富商罗伯特·桑德之前,她已是一位收费高昂的国际应召女郎,时年41岁。

一位安德烈亚以前认识的老鸨把她介绍给只得靠轮椅代步的罗伯特·桑德。起初,这位百万富翁是那么宠爱她,关心她。慢慢地,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要求她裸体;把给她



拍的裸照剪贴成册；让她在室外给他做裸体的侧手翻；有时，在她做日光浴时，还把尿撒在她的身上……

尽管在公诉人看来，安德烈亚是个贪财的“反社会者”，但从辩护人拿出的证据看，“她是个‘不确定的’——或者说是多重人格的人，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分辨不出对错的人。”自从15岁时的第一次婚姻起，她饱受身心摧残。她想嫁给罗伯特·桑德，指望的是获得一种安全的生活状态，摆脱早已渴望摆脱的卖淫生涯。“她心中有数，与罗伯特·桑德的婚姻非同一般，她所受到的期许，是满足她的性要求。”没想到的是，“那些要求超乎她的预计”。正如她自己说的：“……这婚姻令我近乎痴迷，我想我是有点儿怕男人的，但与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。平生第一次，我感觉到受到了保护。我得到了关心，受到了保护。我就像是他的仆人。可我不在乎。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养育了两个男孩儿。你知道，我尽我的一切所能，为他们做任何事。他觉得他能应付他的一切，而我也能把我的一切处理好。我从没在性的方面拒绝过他。”

从前几次的婚姻失败到第五次婚姻之后的这段自白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安德烈亚在对待婚姻大事上，的确有值得自我检讨之处。她的简单、轻率一次次地酿出苦果，可她仍无长进，这的确令人惋惜。正如她的长子盖伊所言，他的母亲总是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断。但这决不应该成为侮辱她、损害她甚至虐待她的理由。换言之，她的遇人不淑，责任不完全在她。这里面实在存在着非她所能左右的社会根源。在《杀夫》的第十二章里，欧内斯特·普劳德医

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桑德夫妇间实质性的关系：

“要给一个人洗脑，首要条件是，被洗脑者必须是脆弱的，即，这个人没有坚定的信仰体系……容易为所得到的东西而产生负罪感……其次，环境必须是可控制的，即，受洗脑者的活动是被限制的，不管他/她在哪儿，都在洗脑者的掌控之中……不得不承认，洗脑者——在本案中是罗伯特·桑德——是强势的一方。他们必须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劝诱者，于是，他们很快就会了解该从何处下手……迷惑是非常必要的。如果受害人一直处在自以为保持着自由意志的假象中，那就最容易奏效。受害人相信，他们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依附他人的。”

“罗伯特·桑德要的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去有负罪感的女人，这个女人一心想帮助别人，她要那种身心有属的感觉，或者说，要与什么人有关联，感觉到被爱。他对此了然于心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势……”

还不明白吗？这对男女中谁更自私，谁更卑鄙？安德烈亚的自私简单而又单纯——嫁个有线的老公，从此放弃淫业，过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罗伯特·桑德的算盘则打得铜臭冲天，尽显其商人本色。他应允在补充遗嘱中为安德烈亚留下15万美元，如果他们的婚姻存续5年或接近5年，安德烈亚将得到他不动产的三分之一，如果存续到5年以上，安德烈亚将得到他不动产的一半。而当有人问安德烈亚，罗伯特·桑德如此虐待你，何不抽身离去时，她凄然答道：“我的钱都用在购买新房上了。”

安德烈亚·克莱尔的头脑曾被罗伯特·桑德的女儿西

尔维亚形容为“芹菜杆儿”，因为她如果能再忍几年的话，就可以得到那些不动产的一半。其实，安德烈亚对自己的头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评价。她对办案警官说，“我曾经是非常、非常超然的。”“而我是有意地封闭了我这超然的部分，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精神世界里，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，我头脑里的精神在思考，在介入，而不是简单地像神秘主义者或通灵术士那样。所以，一切才会那么混乱。”

不错。的确是混乱。她头脑中的混乱是那个混乱的世道折射的缩影。难怪女律师朱迪·坎贝尔在法庭听审时会心生感慨：“她在她的座位上显得那么弱小单薄，哪怕是只有一会儿，你会怀疑这样一个女人真能杀得了什么人吗？”最让朱迪·坎贝尔感叹不已的是，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包裹着她的体制，总是不能在节骨眼儿上拉她一把，却要在为时已晚的事后告诫她要明辨是非。

古人有言，“婚姻，祸福之阶也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）。今人也有“婚姻就是一种赌博”的论调。但平心而论，婚姻形式本身只是奠定家庭的基础，是保障人的生育繁衍和保全社会的基本单位。它保障这，保全那，但却惟独不保以婚姻关系相处的人能过得幸福。就像科学这把双刃剑，是造福人间还是贻害社会，取决于操控它的人和人处于其中的那个体制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试着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。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成败，衡量起来，只有一把尺子，那就是看它的创作意图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杀夫》既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也称得上是一篇对婚姻、婚姻中的性、婚姻中的道义、婚姻中的人的研究报告。但它决不因此而变得枯燥。相反,它好比是在你身旁又打开了一扇高窗,隔窗眺望,是有声有色的世间一景。虽则是处静而观动,间接地经事诸事,但在阅人阅川中,保你必有所得。

李小刚

2003年11月

真理之发现的最大障碍,并不在于虚假的表面事物的存在,那只会误导错误的产生;也并不在于推理力量的薄弱,而是在于先入为主,在于偏见。这就像是虚假的路标横亘在通向真理的路径上,更像是逆风行船驶离陆地,使扬帆使舵之功归于徒劳。

——阿瑟·叔本华



阿拉姆·萨罗扬 诗人、小说家。曾以一字诗“Light”引起长达10年之久的争议。他著作的非虚构类畅销书有：《三重奏：一种亲密友谊的肖像》、《最后的仪式：威廉·萨罗扬的死亡》、《创世天使韦尔奇·卢和垮掉的一代的传奇》和《世界上的朋友：一个作家的教育》。他目前还在为我们创作着最深刻、最发人深省的书。现居南加利福尼亚。



第一章

鲍勃从餐桌那边过来，把她的椅子推开。他仍然坐在轮椅上，膝盖上搭着餐巾。他的家伙是不是已经掏出来了？她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鲍勃在看着她，可她不能转过头去回看他，因为那一动就有可能要了她的命。

1

“那可真是张刀子嘴，富瓦。卡车司机也得惧她三分。”

“她骂人了？”

“用‘骂’来形容，恐怕太轻描淡写了。你应该去看看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去看她？”弗洛伦斯说。“全天下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我要去看她？”

“你也知道这与我们毫无关碍。我感觉自己像个人类学家。”

“这话值俩钱儿，鲍勃，付嫖资正好。”弗洛伦斯说。

“住口。”

他正坐在厨房电话旁的轮椅里。安德烈亚去看医生了，他的医生，关于她的胃绞痛。他估摸弗洛伦斯正坐在她的小密室里，使着劲儿地琢磨他，可怜的女人。

“你会对此感兴趣的，富瓦。我还有另外一些事要收进我要写的书里。或许我该把书稿寄送里普利的‘信不信由你’^①？”

“我可不乐意，鲍勃。你从没想过那会让我很不舒服吗？”

① 里普利的“信不信由你”，由纽约漫画家罗伯特·里普利于1918年在报纸上开辟的漫画专栏，专门反映世上的奇人怪事。后发展为受人欢迎的同名广播电视节目。